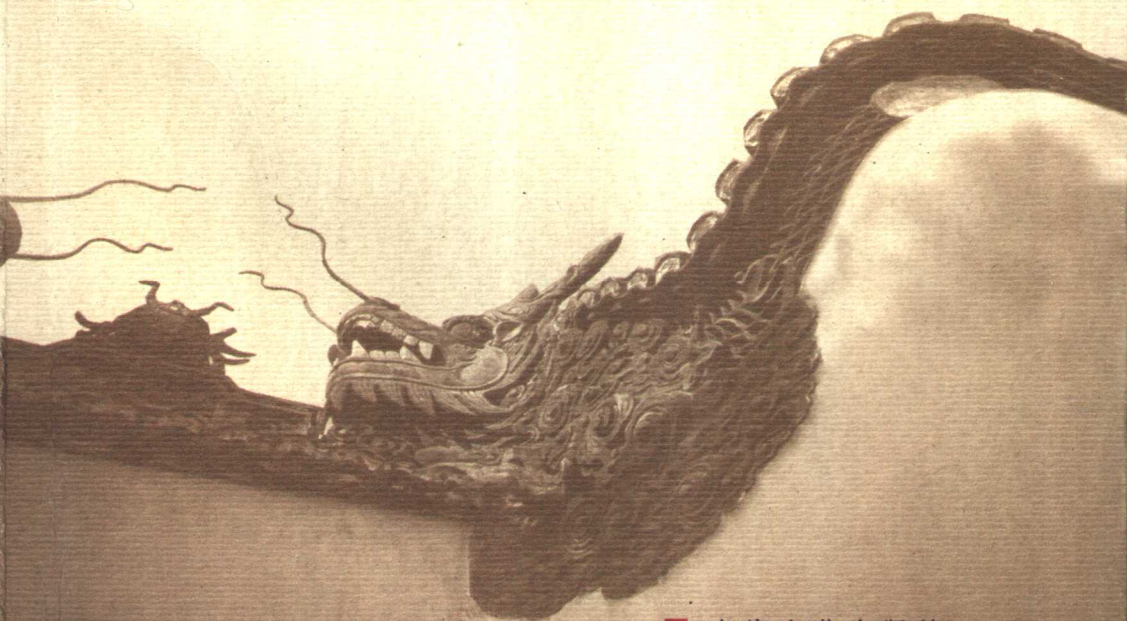


陆文夫 著

深巷里的琵琶声

陆文夫散文百篇

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陆文夫 著

深巷里的琵琶声

陆文夫散文百篇

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深巷里的琵琶声:陆文夫散文百篇/陆文夫著. - 上海:

上海文艺出版社, 2005. 6

ISBN 7 - 5321 - 2854 - 7

I. 深… II. 陆… III. 散文 - 作品集 - 中国 - 当代 IV. 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5)第 022759 号

责任编辑: 李 霞 汤正宇

封面设计: 王志伟

深巷里的琵琶声

——陆文夫散文百篇

陆文夫 著

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地址: 上海绍兴路 74 号

电子信箱: cslem@publicl. sta. net. cn

网址: www. slcm. com

新华书店 经销 苏州文艺印刷厂印刷

开本 640 × 978 1/16 印张 21. 75 插页 2 字数 307, 000

2005 年 6 月第 1 版 2005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 1—10, 300 册

ISBN 7 - 5321 - 2854 - 7/1 · 2201 定价: 28. 00 元

告读者 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

T: 0512 - 66063782

第一辑 逝水人生

- 脚步声 / 3
上山的和下山的 / 6
生命的留痕 / 9
壶中日月 / 12
做鬼亦陶然 / 18
茶缘 / 20
人走与茶凉 / 23
吸烟与时髦 / 26
深巷又闻卖米声 / 29
夜不闭户 / 32
故乡情 / 35
难忘的靖江夹巷 / 40
花开花落 / 47
林间路 / 50
致鲁书妮 / 54
道山亭畔忆旧事 / 57
绿色的梦 / 62
秋钓江南 / 65
得壶记趣 / 69
乡曲儒生 / 73
写写文章的人 / 78
清高与名利 / 82
五十年前的今天 / 85
知趣、识趣、有趣 / 87
身上冷，腹中饥 / 90

- 得到的和失去的 / 93
青春常在 / 96
哭方之 / 98
风雨中的一枝花 / 100
老叶,你慢慢地走啊! / 103
酒仙汪曾祺 / 106
又送高晓声 / 109
送鲍昌归去 / 114
王愿坚的愿望 / 117
心香一瓣祭程小青 / 120
一滴何曾到九泉——悼凡一同志 / 124
怀念徐采石 / 129
寒窗梦不成——纪念费新我先生诞辰一百周年 / 131
忆朱砚馨同学 / 134

第二辑 吴乡百味

- 梦中的天地 / 139
门前的茶馆 / 145
屋后的酒店 / 148
深巷里的琵琶声 / 150
你吃过了吗? / 153
吃喝之道 / 156
吃空气 / 161
吃喝之外 / 164
人之于味 / 168
姑苏菜艺 / 171
写在《美食家》之后 / 176

- 永不凋零的艺术——吃 / 178
江南厨王 / 181
青菜与鸡 / 183
文化沧浪宜居 / 186
人造的自然 / 188
人与城 / 190
古城吟 / 192
吴文化与现代化 / 196
被女性化的苏州人 / 199
上黄山 / 202
燕鹤之乡 / 205
连云港,港连云 / 208
回太仓 / 211
人多 / 214
台上台下张继青 / 217
后有来者是王芳 / 220
阳刚轻柔舞姑苏 / 223
《苏州杂志》发刊辞 / 227
十年树木 / 229

第三辑 艺文掇英

- 安居 / 235
作家、坐家 / 238
一代人的回归 / 241
微弱的光 / 247
曲终不见人 / 253
《小巷深处》的回忆 / 256

- 鲜花重放 / 260
寒山一得 / 262
得奖、不得奖与再得奖 / 265
文学史也者 / 267
快乐的死亡 / 269
文学小道上的今昔 / 271
随笔之笔 / 274
致日本读者 / 276
打开匣子 / 278
美文可译 / 280
中国文学的骚动 / 283
文以载人 / 286
共同的财富 / 289
有用与有趣 / 292
奢谈读书 / 295
读书也不乐 / 298
为读者想 / 300
无声的歌 / 308
创新 / 310
人过中年话提高 / 313
误会与巧合 / 319
向评弹学习 / 326
要有点“戆” / 328
送评弹进万家 / 333
姑苏之恋 / 336

第一輯

逝水人生

脚 步 声

我走过湖畔山林间的小路,山林中和小路上只有我;林鸟尚未归巢,松涛也因无风而暂时息怒……突然间听到自己的身后有脚步声,这声音不紧不慢,一步一趋,紧紧地跟着我。我暗自吃惊,害怕在荒无人烟的丛林间碰上了剪径。回过头来一看:什么也没有,那声音是来于自己的脚步。

照理不应该被自己的脚步声吓住,因为在少年时我就在黑暗无人的旷野间听到过此种脚步。那时我住在江边的一个水陆码头上,那里没有学校,只有二里路外的村庄上有一位塾师在那里授馆,我只能去那里读书。那位塾师要求学生们苦读,即使不头悬梁,锥刺股,却也要“闻鸡起舞”,所谓闻鸡起舞就是在鸡鸣时分赶到学塾里去读早书。农村里没有钟,全靠鸡报时。“雄鸡一唱天下白”,那是诗句,实际上鸡叫头遍时只是曙色萌动,到天下大白还有一段黎明前的黑暗。我在这黑暗中向两华里之外的学塾走去,周围寂静无声,却听到身后有沙沙的脚步声,好像是谁尾随着我,回头看时却又什么也没有。那时以为是鬼,吓得向前飞奔,无论你奔得多快,那声音总是紧紧相随,你快它也快,你停它也停。奔到学塾里上气不接下气地告诉塾师,塾师睡在床上教导我说:

“你不要怕鬼,鬼不伤害读书人。你倒是要当心人,坏人会来剥你的衣裳,抢你的钱。”

老师的教导我终身不忘,多少年来我在黑暗的旷野中行走时从来不

怕鬼,只怕人,怕人在暗地里给你一拳,或者是背后捅你一刀。不过,这种担心近年来也淡忘了,因为近年来我很少在黑暗的旷野中行走,也很少听到自己的脚步。

是的,我听不到自己的脚步声已有多年了,多年来在繁华的城市里可以听到各种各样奇妙的声响:有慷慨陈词,有嘁嘁私语,有无病的呻吟,也有无声的哭泣;有舞厅里重低音的轰鸣,也有警车呼啸着穿城而过……喧嚣,轰鸣,什么声音都有,谁还能听到自己的脚步?

要想听到自己的脚步声,好像必须是在寂寞的时候,在孤苦的时候,在泥泞中跋涉或是穿过荒郊与空林的时候,这时候你才能清晰地听到自己的脚步声:那么沉重,那么迟疑,那么拖沓而又疲惫;踟蹰不前时你空有叹息,无故狂奔后又不不停地喘息。那种脚步声能够清楚地告诉你,你在何处,你是从哪里来,又欲走向何处?那脚步声还会清楚地告诉你,它永远也不可能把你送到你心中的目的地。

在都市的喧嚣声中,凡夫俗子们不可能听到自己的脚步声,你一出门、甚至不出门便可听到整个的世界有一种嗡嗡的轰鸣,分不清是哭是笑是咽哽,分不清是争吵不休还是举杯共饮,分不清是胡言乱语还是壮志凌云,分不清那事物到底是假是真,分不清来者是哪个星球上的人。弄到最后你自己也分不清自己了,人人都好像不是用自己的脚在走路,而是被一种看不见的力量在向前推。很难听到自己的脚步声了,只听得耳边价呼呼风响,眼面前车轮滚滚,你不知道是在何处,忘记了是从哪里来,又到哪里去。行动就是一切。

偶尔回到空寂的林间来了,又听到了自己的脚步声。听到这种声音的时候,似乎觉得有一股和煦的风,一股清冽的水穿过了心头。好像又回到了青少年时代,好像又回到了孤寂的时候。仔细听听,还是那从前的脚步声,悠闲而有些自信,只是声音变得更加轻微,还有疲惫之意。是的,我从乡间走来,迈过泥泞的沼泽,走过碧野千里,那脚步当然会失去了原有的弹跳力,可它还是存在着,还是和我紧紧相随,有这一步也就聊以自慰。我不希望那脚步会把我送到我心中的目的地,那个目的地是永远也不会到达的,如果我能到达的话,后来者又何必去跋涉?

心中的目标虽然难以达到,脚步却也没有白费,每走一步都是有收获的。痛苦是一种收获,艰难是一种收获,哭泣也是一种必不可少的体验,要不然你怎么会知道欢乐、顺利和仰天大笑是什么滋味?能走总是美好的。我不敢多走了,在湖边的岩石上坐下来,想留下前面的路慢慢地走,不必那么急匆匆地一下子就走完。

太阳从不担心明天的路,一下子便走到了水天相接处,依偎在一座青山的旁边。我向湖中一看,突然看见有一条金色的光带铺在平静的湖水上,从日边一直铺到我面前,铺到我脚下的岩石边,像一条宽阔的金光大道,只要我一抬脚,就可以沿着这条金光大道一直走到日边,走到天的尽头,看起来路途也不遥远,走起来也十分方便。这种景象我见过多次了,它是一种诱惑,一种人生的畅想曲,好像生活的路就是一条金色的路,跃身而下就可以走到天的尽头,走到你心中设想的目的地。可你别忙,你只须呆呆地在岩石上多坐片刻,坐到太阳下沉之后,剩下的就只有一片白茫茫的湖水,你没有金光大道可走,还得靠那沉重的脚步老实地挪向前。

1994年5月10日

上山和下山

山阴道上游人如织，络绎不绝。在同一条石板小道上，那上山和下山的人擦肩而过。上山的人兴致勃勃，汗流浹背，满怀希望地问那下山的：“山上好玩吗？”

下山的人疲惫不堪地摇摇头：“一个破庙，几尊菩萨，到处都是差不多的。我劝你不必上去。”

上山的人不以为然：“噢，是吗，上去看看再说。”上山的人挥舞着竹杖，擦拭着汗水，继续攀登上去。

过了若干时日，那位上去看看的人看过了，下来了，又碰上那些兴致勃勃向上爬的人。

向上爬的人问道：“喂，山上好玩吗？”

看过了的人答曰：“没有什么了不起，一个破庙，几尊菩萨……”

上山的人又不以为然：“噢，是吗，上去看看！”

如此这般，周而复始……

在人生的山路上，上山和下山的人也会在同一条石板小道上擦肩而过。

一位老人从人生的山路上下来了，他穿着一套五十年代的高级时装，银灰色纯毛华达呢的中山装，手里拄着一枝竹杖，他平静地环顾着山岗，一副曾经沧海的模样。

这时候，一对青年的男女在人生的山路上爬上来了，两个人是相互依

偎着，半拥抱式地爬上来的。那女的穿一套白色的针织衫、紧身超短裙，光脚穿丝袜，一双高跟鞋却拎在手里，很像李后主写他与小周后偷情时的情景：“划袜步香阶，手提金缕鞋。”不过，这位姑娘“划袜步石级，手提高跟鞋”不是怕高跟鞋在石级上发出声音，而是因为那高跟鞋已经磨破了她的脚后跟。他们愿意天下人都看见他们正沉浸在幸福的爱河中，故意做出种种“示爱”的举动。

那下山的老人看着，微笑着，摇摇头，从内心的深处向那小青年喊话：“年轻人，我劝你不要沉浸在爱河里而忘乎所以，我也曾有过像你这样的時候，那时候她是多么的千娇百媚，柔情似水。可是现在，那千娇百媚变成了百无遮拦，柔情似水变得呼来喝去，这时候你才感到爱情并不如你当初所想象的那么美妙，相比之下，事业还是永恒的。朋友，你千万别以为我是在说教，我认识到这一点差不多花了半个多世纪！”

那上山的青年也从内心的深处产生感应：“啊啊，是这么回事吗……可怜的老头，你大概是在爱情上摔过跟头吧，你当初就受了她的欺，受了她的骗，你的她能和我的她相比吗？我的她就是我的一切，没有她也就没有我的事业，事业也许就是为了她而存在的，事业的荣耀是我对她的报答。你快点儿下山去吧，老人家，趁这太阳还没有落下去的时候。”

下山的老人又下了几个石级，看见一个浑身穿着名牌，手里拿着大哥大的大款缓步走了上来，身边还有个女秘书。

“金钱，金钱又算得了什么呢？这玩意儿一半是天使，一半是魔鬼，如果你只看到那天使的一面，你将被这魔鬼吞没。别咋呼吧，大款，灯红酒绿，声色犬马都是没有好下场的！”

上山的大款嗤之以鼻：“老头儿，看你的穿着就知道你过去是有钱的，有权的，只是现在有也不多了，几个退休工资刚好是够用的。你过好日子的时候我哪一点能和你比？不错，你在‘文化大革命’中受到了冲击，可是后来平反时工资都补给了你。我呢，我被你们鼓动起来去武斗，还在劳改农场里蹲了三年。收起你的那一套吧，老头，你能得到的大概也都得到了，得不到的也就没法再得到了；我呀，我能得到的还没有得到，你不能得到的我还要得到，早着呢！”

下山的老人摇摇头,觉得和这种人是说不清楚的。适逢一个干部模样的人性急冲冲地爬上来了,老人的内心在呼喊:

“同志,你不必那么急吼吼地往上爬,想升官?好极了,想升什么样的官,为什么要升官?不要爬得太急,你在升官之前就必须对这一点加以考虑,拿定了主意之后就不能改变,因为有很多人开始时都是想当一个清正廉洁的官,天长日久之后就忘记了初衷,从清正廉洁滑向了贪赃枉法……嗨,大官儿也不是那么好当的,坐汽车、赴宴会、坐在主席台上,都只是一种表象,内心的苦衷也是不足与外人道也。”

上山的干部不以为然:“老同志,您走好,当心摔跤,安度您的晚年吧,当今的事儿您就别管了,您当官儿的时候为什么不说这样的话呢……”

下山的老人无言以对,在一块大青石上坐了下来,看着那些兴致勃勃向上爬的人,一个个从他的身边擦过去,其中有想成名的,想成家的,想当歌星、电影明星的,想当作家、画家的……

“上面好玩吗?”

“没有什么了不起,都是差不多的。”

“是吗,上去看看……”

老人突然感到自己也要回过头来看看了,如果没有这么多的人上去看看的话,这山阴道上肯定是玄古洪荒,一片死寂,谁来铺下这么多的石阶?

又一对年轻的恋人手挽着手爬上来了,男的问道:

“老先生,山上好玩吗?”

“好……好好地往上爬吧,三道弯的边上有一块石板是活的,当心掉下去。无限风光在险峰,在险峰上看风光的时候要站得稳些,最惬意的时候最容易出事体!”

男的说:“谢谢您,老先生。”

女的说:“走吧,亲爱的,这是个好老头……”

1996年7月11日

生命的留痕

一座半圯的石桥，一幢临河的危楼，一所破败的古宅，一条铺着石板的小街，一架伸入河中的石级……这些史无记载的陈迹，这些古老岁月漫不经心的洒落，如今都成了摄影家们的猎物，成了旅游者的追逐之地。那些旧时代的老照片，也成了书店里的卖点。人们在走向现代化的时候，为什么又回过头来重温那逝去的岁月？

曾几何时，我们向往过西方的大桥，汽车的洪流，摩天高楼，乡间的别墅和那如茵的草地；我们把石桥、危楼、古宅、石级视为贫穷与落后。如今，在国内的某些大城市和开发区，与西方的距离正在缩短，一样的高楼林立，汽车奔流，一望无际；那些新建的公寓楼，小别墅，明亮宽敞，设备齐全，冷热任意调节，真有点儿不知今夕是何夕？

提前进入或超过了小康的人呀，尽情地享用吧，这一切多么地来之不易！可又不知道为什么，他们在得到的同时却又感觉到失去了什么，而且越来越怀念那已经失去的，难以捉摸的一切。他们不把高楼大厦放在眼里了，对那些水泥的森林再也不感到有什么新奇，甚至把大街上汽车的洪流视为洪水。旅游业兴起来了，人们花了钱去重温旧梦，去寻找石桥、古宅、危楼与石级，寻找那些“贫穷与落后”。人啊人，你到底想要什么呢？

人们什么都想要，最想要而又最不可得的是韶华永驻，生命长存。现代化的高效，高速，高产，使人们感到生命也在高速地旋转，像轻烟，似云团，被社会流行的风尚弄得动荡不定，四处飘浮，好像什么地方都去过了，

却也好像什么地方都不曾停留。

你走过的桥太多了,汽车驶上了水网地区的高速公路,风驰电掣,无数的桥在车轮下滚过,你感到了吗,你记住了吗,有哪一座桥能在你的记忆中停留?是的,你知道那些现代化的桥,铁路桥,公路桥,斜拉桥,立交桥,所有的桥都似乎离你很近,也离你很远。

可你还记得村头上的那座石桥吗,那桥栏的条石已经沉入河底,那桥头的石板已经陷落,涨水时要先涉水,后上桥,然后才能到达彼岸。每天上学的时候你都痴等在桥头,等着她像蝴蝶扑在你的肩上,然后轻轻地把她背上桥去……那是属于你的桥,你那萌动的青春永远停留在那里。诗人陆游在将就稽山土的时候,还忘不了沈园的那座石桥:“伤心桥下春波绿,曾是惊鸿照影来。”

危楼,你看见那危楼的长窗了吗,那不是窗户,是岁月的屏幕,你也许曾经看见过一部人生的悲喜剧在那里上演过,至今回想起来还是不胜唏嘘。你也许什么也没有看见过,可你读过那首诗:“闺中少妇不知愁,春日凝妆上翠楼,忽见陌头杨柳绿,悔教夫婿觅封侯。”在你的想象里那昔日的翠楼就是眼下的危楼了。你也许会在窗下徘徊,想领略一下那游子归来的情趣。

一座破败的古宅,那里面阴暗潮湿,和别墅不能比,连富起来的农民也不愿居住。那些参观的人也不想住在这里,他们是想了解前人所留下的故事,想象那前人生活的画图。那大门前的铁环上曾经系过高头大马,那门厅里曾经停过八抬的花轿,那廊屋里曾经有过自缢的女子……

那铺着碎石的小街,曾经有许多历史上的名人走过,那深入河中的石级,曾是妇女们的捣衣之处。“长安一片月,万户捣衣声。”你可以在月光下顺着石级往上走,去倾听那历史的回声……

石桥、危楼、古宅、小街、石级,那些历史随意的洒落,却是生命的永驻,历史的残留;是往事的画图,似乎把自己也画在里面。

你在现代化的城市中驱车而过,看见那摩天高楼上有无数的窗户,谁知道那里面是些什么,受了电视剧的影响,好像那里面有色情、暴力和阴谋;那一幢幢编着号码的住宅区,今天搬进一个住户,明天搬出一个住户,